文明的韧性

“韧性”，是指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的性质。在自然界，我们用物体的形变与其所承受的压力的比值衡量韧性的强弱，而在人类文明的尺度上，韧性又有何涵义、有何价值呢？现前时代，文明的韧性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文明有何韧性？欲探其实，先正其名。文明，是国家或民族在历史的漫长演化中发展产生的共识性的物质与精神基础。文明的韧性，由此观之，则是在人们共有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在外界胁迫下展现出的先形变后回复、先迂回后反击。这一种柔的艺术是在文明危机之间不逞莽夫之勇而是徐徐图之的艺术，但也与老子之“至柔胜刚”有所分别，在这一柔的策略之下是刚的内核，斯谓之“文明之真韧性”。

为何文明需要韧性？在解答了文明的韧性的“名“、“实”问题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依我之见，在安平之世，文明的韧性是将个体的沙砾聚集成共性之塔的黏合剂，而在危乱之世，文明的韧性是保全文明的盛宴永不终止、精神的火种不随着外界的入侵而熄灭的引航甲明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火种屡次几近倾覆，而正因这一刚的内核之上的柔的

艺术，方使其未在外族入侵之时、革灭殆尽之际同野蛮玉石俱焚、与原始“天地同寿”。纵观上古文明，斯巴达的文明伴随着三百英灵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永葬温泉关，罗马人璀璨的王冠在外族蛮夷声声末日的嘶吼中殆灭，渐入近代，印第安人在殖民者悬殊的火力差距下殊死一搏，巴黎公社在王储围剿之下背水一战，在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面前逞莽夫之勇，等待他们的不是族人勇气的赞歌，而是先人积淀付之一炬的惋惜扼手。

正如毛泽东百年前在《论持久战》中著下的经典论断，文明的冲突也一定是在防御一相持一反攻之中获胜的。前人凭借着“韧”的智慧数次化险为夷，今日之你我则更应有守祖宗之业、护文明之史的认识与责任。或曰：今日之世，坚船厉炮遏断漕运之时早不复返，升平之世安有大谈特谈文明之韧性的必要？我则以为一个在危机降临之前不具有处理危机的智慧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一个忘记了前人“韧性”之本的文明是健忘的、可悲的。况且，方今之时，决非“后人乘凉“之无为盛世，虽然军事入侵少了，但经济的入侵、文化的同化却无时不在进行。网络言论之“润”风甚嚣尘上，功利主义与反集体主义论调频出，守中华文明立身之本，瞭望国民基本精神走向，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对文明的韧性认知的升格。

事实上，我们谈中华文明之韧性并非为了传销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提防也绝非为了一国之私义、为了趋同其他文明。文明因交流而精彩，因多样而进步，今日谈“文明之韧性”，对世界言，也只是提供一种中国思路、中国方法。然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守中华文明之韧性，在民族特点鲜明的内核中运用柔的智慧，是中华文明永屹世界之林的必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共铸文化复兴，需要吾侪心中永守中国初心，以柔克刚，以智克勇，书写中国发展史上崭新的篇章。